



島，不知道你帶著手槍究竟去哪裡了？
我待在家裡無聊地度著假，哪裡也不想去…
我怕自己一旦去了哪裡就再也不回來了…
島，我們真可以站在一起看著什麼遠方嗎？
那個遠方，你在那裡嗎？
或是，有更多的人在那裡？
而我會不會因此離開，
或是，我根本不會往那裡去，
而只能戀棧著今日的安逸，
或隨時隨地準備抽身而退…

賴香吟／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島／賴香吟著. -- 初版. -- 臺北市：
聯合文學，2000〔民89〕
面：公分. -- （聯合文叢；204）
ISBN 957-522-299-7（平裝）

857.63

89013421

聯合文叢 204

島

作 者／賴香吟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 編／江一鯉

編 輯／張清志

美術編輯／周玉卿 張薰方

校 對／陳惠君 賴香吟 張清志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 版 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27666759・27634300轉5107

郵撥帳號／17623526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 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ms4.hinet.net

unitas@udngroup.com.tw

印 刷 廠／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 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0年11月 初版

定 價／200元

copyright © 2000 by Lai Shan Yi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封面圖片由帝門藝術中心提供

島

● 賴香吟／著

目次

一九八七：蛙	4
一九八八：戲院	22
一九八八：上街	34
一九八七：虛構與紀實	52
一九九四：喧嘩與酩酊	78
一九九七：野鳥	106
一九九八：歌亞	118
一九九九：滋味	132
一九九九：島	152
二〇〇〇：熱蘭遮	174
後記：告別九〇年代	198



蛙

她想起那蛙剛來時帶給她的驚奇，
牠先以奇妙的聲音引她進入充滿
幻想與異色的多變世界，
然後，日復一日，
深沉空洞的叫聲，聽起來，
愈來愈像一種虛渺的嘲弄，
讓人又氣忿又難以報復。



水管裡來了一隻青蛙。

沒有人知道牠什麼時候來到這近城的郊區，也沒有人知道牠什麼時候看上這樣一根不起眼的破舊水管。每當黃昏的燈光亮起，這蛙便從表層漂著黏稠油污的水溝裡跳上來，站在那兒望著死沉沉的溝水因人們開始準備晚餐而復活，沉重緩慢地蠕動起來。這水管的主人總在溝水又漸趨昏迷時才在源頭活動，冰涼的水嘩啦啦流過牠的背，像一場向晚的沐浴，間或流下一些菜屑飯粒，只要牠一張口就會自動滑入腹中，成為一頓豐盛的晚餐。流水平靜下來的時候，牠甚至可以聽到上頭磁碗竹筷鏗鏘碰撞的聲音。事情的運作是如此規律，幾乎可以用牠的叫聲來計算節拍。對於城市生活這樣熟悉，這蛙感到非常驕傲；牠之所以日日定時回到這根水管中來過夜，也無非是誇耀牠對時間區分算得非常準確。這蛙是如此愉快地過著這種打卡上下班的水管生活，甚至忍不住要對著管梢那點亮光歡樂地歌唱起來。

水管的擁有者是一對年輕夫婦，鄰近的人早記不得他們什麼時候搬來的。先

生給人的感覺好似一隻早已設定好的鬧鐘：上班、下班、微笑；太太總在黃昏五點多鐘回來，扭亮屋中的燈，先站到鏡前，拂拂被風吹亂的頭髮，拍拍沾些細毛紗的裙子。偶爾自戀起來，走了兩步又轉回身來朝鏡子抿抿嘴，抬起下巴左右賞視自己的神采。「她們那比得上我呵！」她常常這樣想：「要不領班為什麼老愛在我的毛紗機旁逗留？」美麗的姿色使她忘記所有疲倦，忍不住在鏡前用力轉圓圈，讓裙子蓬蓬地掀起來，再故作嬌羞地用雙手去遮掩，就像電視裡拍絲襪廣告的女郎一樣。把戲玩過以後，她才懨懨地走到廚房去料理晚餐。抽油煙機轟轟響著，她覺得先生未免太不解風情。

先生通常固定加班，不到八點不回家。她嫁過來之前，並不覺得他家怎麼窮，每次去作客，人聲笑語夾雜在電視的吵鬧聲裡，悶熱中總還有些安樂的感覺。沒想到自己生活起來卻不是那麼容易了；她吵著要先生搬出來，心想兩個人的經濟算計起來或許簡單一點。夫婦二人像遊牧般地到處遷徙，不是租金太高便是受氣太多。狠下心來買了房子，貨款又變成一個大包袱讓他們累呼呼地拖著。先生開始拚命加班，每天回來渾身油氣和著汗臭便一屁股坐下來扒飯，她坐在一

旁埋怨：「犯不著這樣天天加班。」先生從不搭腔，只是挾滿一筷子又一筷子的菜去吃。她氣起來一雙筷子如豹爪般向前撲去，將他到口的菜全部打落；先生若無其事扶正筷子，把桌子的菜慢慢撥到一旁，自言自語地說：「貯錢又不是壞事，交貨款、備急用，何況以後小孩也要——」

「——不說小孩你不甘心是不是？跟你媽一樣不死心！我看你是不加班睡不著，神經病！」她把筷子重重一摔，坐在那裡生悶氣。先生斜眼看了看她，嘆口氣道：「幹嘛？吃飯啦！」

其實這種拮著荷包買菜的日子，她也知道加班是必要的，只是覺得氣悶，必須時常使性子才能消氣。先生總是吃完飯倒頭就睡，任她一個人守著九點半的連續劇，羨慕那些打扮光鮮、舉止高貴的劇中人。有時候她也會在廣告時偷偷將在隔壁打鼾的先生幻想成男主角，並為自己塑造一種富裕浪漫的生活來滿足一下。但是通常不及廣告結束，她就會有點害臊地笑起來了。

「哎！」她嘆了口氣，扭開水龍頭繼續洗米。近來她常後悔自己為什麼國中時就不愛唸書，否則，以她這麼好看的長相，就不信嫁不到有錢的老公，或者大

學畢業的還可以帶她出國呢——

「呱！」水聲中蹦出一聲蛙鳴，她怔了一下。

前陣子她就聽過這蛙鳴；突如其來的叫聲，彷彿來自室內某個陰暗角落，初聽時吃了一驚，忙將廚房清掃一番，但是除了一些死蟑螂，她並沒見到什麼青蛙之類的東西。那蛙鳴在這近城的郊區聽來已夠奇妙，在這小小的廚房聽來更是詭異。她常常在聽到一兩聲鳴叫之後，放下手邊的工作，聆聽搜索那蛙聲的來處。壁鐘指針移動的聲音在寂靜中更顯沙啞，蛙鳴在那秒與秒的空隙突然響起，嘹亮而短促。她的聽覺總在這短暫間被抽離，等到回神過來聽到的還是那時間的移動。廚房的燈寂寞地照著，她繼續站在那裡守候，昏黃燈光在牆上映放她失形的影像，好似暗藏什麼難以臆測的危機。

曾經有一個燥熱難安的晚上，這蛙一聲接一聲地不停鳴叫，使得夫婦二人之間的沉默更顯尷尬。她先生終於忍耐不住，摔開報紙，像狗嗅著肉味，在廚房四處翻找起來。

幾分鐘後，他使勁往洗碗槽一踢，罵道：「再叫！再叫！非想辦法把你弄出

去不可！」

她抓著抹布呆在那裡，那蛙在先生離去之後再度鳴叫，或遠或近果真就在身邊。

「在那水槽附近，要不就在地下水管裡！」先生仰頭喝掉一杯冰開水，忿忿地下了結論。

「可是怎麼會在這裡？」

「你他媽的我怎麼知道?!」他憤怒地往浴室走去。

那蛙兀自在下面叫著，或短或長，或微或亮，好似已經體會這廚房中的寂寞，而主動與她對話。「牠始終待在裡面沒離開過。」她是這樣感覺的。昏暗的廚房裡，水流聲、刀尖在砧上剝物的聲音，摻著那奇異的蛙鳴，使她疲倦的心緒想起自己的美麗虛擲、先生的冷情無趣、廠裡學來的品頭論足，也想起那個有著大肚皮卻愛穿絲質透明襯衫的領班。

領班無事總愛在廠裡到處亂逛，或者故意跑來打斷她們一夥人興高采烈的話題，然後挺腰拍著自己渾圓的肚皮說：「多做事就可以多買幾件漂亮衣服啊！我

可是為你們好。」又伸手拍拍她的肩接著說：「你說是不是啊？」這時他會故作開心地咧嘴笑起來，喀喀——喀——，大家都可以看見他那個如硬幣大又如古井深的肚臍在襯衫裡上下抖動個不停。笑聲中那毛茸茸的手還順勢在她肩上捏了一把，微妙而挑逗的痛楚雖然令她害怕領班是不是有著什麼壞念頭，可是她又不願當眾摔掉他的手，「她們只有對我服氣了！老公和小孩又有什麼稀奇呢？」對領班這種輕薄，她有時會感到厭煩，但想想自己並沒什麼損失也就罷了。

領班還買過衣服送她，她沒敢跟先生說也不敢穿。可是後來，有個星期天她穿著去買菜，先生為她關門竟然沒有察覺任何異樣。在一陣子小小的慶幸之後，她不禁有點悲哀地想，反正她先生是不在乎她了，只要每天煮飯給他吃，甚至，甚至幫他生小孩就得了。

「這蛙晚上怎麼這麼吵？」先生今晚幫她盛了飯，吃飯間也幾次抬起頭和她聊天，心情似乎愉快得很。

她望望水槽。呱，呱，呱。蛙確實叫得很勤。

「加班費要調了！」先生道破他今天反常的原因，她聽了跟著笑起來，那蛙

鳴的節奏好像也亂了拍子。

「你怎麼還不把他弄出去？」先生又說。

「在水管裡，我怎麼弄？」

「牠是怎麼進去的？」

「天知道，前幾天問過王太太，說是裡頭亮，不過她說，也許是蟾蜍。」

「好吧！等牠自己出去算了！叫歸叫，不惹事就沒關係。」加了新的先生凡事變得寬容起來，他低頭繼續喝了幾口湯，突然揚起湯匙問：「吃過青蛙沒？」
「啊？」她剛挾上一塊肉，一時間詫異地停在那兒。

「從前的青蛙真肥啊！從田裡抓來煮成鮮湯，噴，真肥啊！」先生讚嘆地晃了晃頭，還不自禁地舔舔口水。

她想起小時候一群人到田裡去釣青蛙，一隻隻上鉤肥溜滑軟的蛙在手裡掙扎，厚實的蛙腿則在半空中使勁踢擺。男孩們愛將一隻隻直立的蛙舉到空中，互學著布袋戲裡的台詞；那些掙扎的蛙剎那間變成了有趣的玩偶，奮力演著不同的角色。一到晚上，這些蛙都變成了佳餚，她到現在還能想起那白底帶著黑色蛇紋

的渾圓蛙腿在水面漂盪的景象，甚至還可以由口腔中感覺出那種辛辣滑軟的味道，可是此刻這種味道讓她非常不安。

「改天問媽看看這蛙怎麼辦？哦！阿志前天來說要帶媽來玩玩，我叫他來家裡住，可能就這最近吧！」先生剔著牙說。

隔天快下班的時候，她的小叔便到工廠來找她了：「先走吧！媽在外頭等呢！」

丈夫也提早下班回來，母子二人坐在餐桌上聊天。談家事、談加班、談房子，談二伯剛出生的小孩，也在被蛙鳴干擾後談那隻青蛙。油煙聲中，她聽見婆婆說：「鄉下也是有，不過應該是蟾蜍啦！」先生急急回道：「對對對！隔壁也這麼說。」

「說這蟾蜍啊，呢？蟾蜍——」婆婆猛然轉過頭來對著她提高了嗓門：「聽人講這加個什麼可以治吧！要不要試試？」

「吃蟾蜍？」她當下反胃至極，眼前不但呈現出蟾蜍那醜陋的外貌，連婆婆以前逼她喝那些怪東西的異味都一併翻湧上來。

她狠狠翻了一下菜鑊，冷聲道：「跟你說沒有用就是沒用！吃一大堆，吐都吐不完。」

「試試啊，西醫說的不準啦。」婆婆還以一種思索的表情在考慮著。

「出去買包鹽。」她打斷婆婆的話題，懊惱地出了廚房，在前廳看電視的小叔抬眼看她說：「我幫你去買吧？」

「不用了！」她匆匆帶上門，抽油煙機又忘了關，整個房子鬧哄哄的像要膨脹升空而去。

她在巷口慢下腳步，才發現自己真的得去買包鹽充數。街燈漸亮暮色漸紫，她盯著人來人往的街景想：「幹嘛一定要生小孩？嫁你們又不是專門用來煮飯生小孩的，那死蛙不叫就沒事！」她想起那蛙剛來時帶給她的驚奇，牠先以奇妙的聲音引她進入充滿幻想與異色的多變世界，然後，日復一日，深沉空洞的叫聲，聽起來，愈來愈像一種虛渺的嘲弄，讓人又氣忿又難以報復。牠看準她的束手無策，以悠閒的手法在四周慢慢砌起牆來禁錮她的自由，最後整個塔裡剩下的只是單調而永遠神祕的鳴聲，甚或是狂肆的笑聲永不停止，現在牠竟然還聯合了婆婆

來威脅嘲笑她，企圖讓她成為一個不要幻想只要煮飯生小孩，在塔中蟄伏一如牠在管裡蟄伏的原始動物——

「在想什麼啊！」一輛小發財緩緩貼近身旁，她嚇了一跳回過神來。領班正笑瞇瞇地看著她。

她搖搖頭。沒人會了解這種事的。

領班跳下車，捏著她的肩膀諂媚地說：「載你去兜風好不好啊？」

「我要買東西。」她挪開領班的手，以僵直的步調往前走。

領班膩膩地跟上來，搭上腰說要陪她去。小發財的引擎在後頭吵鬧，領班的手順勢滑到她的臀部，使勁扭了一下：「兜風去吧！」

「不必啦！走開。」她用力打掉領班的手，狠狠地瞪了一眼。

領班知趣收手，走兩步還不忘回頭問：「你今天到底怎麼了？」

婆婆住了幾天就回去了，臨走前還討人情地說她要回去問清楚加什麼藥好。她悶著氣點點頭，轉身進了廚房便扭開水龍頭，壓緊了水往管裡沖去，恨恨地罵道：「鬼才吃你這種鬼東西！」